

卷第一百一 釋證三

邢曹進 韋氏子 僵僧 雞卵 許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黃山瑞像 馬子雲 雲花寺觀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婦人 鎮州鐵塔 涓濱釣者

邢曹進

唐故贈工部尚書邢曹進，至德已來，河朔之健將也。守職魏郡，因為田承嗣所縻。曾因討叛，飛矢中肩，左右與之拔箭，而鏃留於骨，微露其末焉。即以鐵鉗，遣有力者拔而出之，其鏃堅然不可動。曹進痛楚，計無所施。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，用希慈蔭。不數日，則以索縛身於床，覆命出之，而特牢如故。曹進呻吟忍耐，俟死而已。忽因晝寢，夢一胡僧立於庭中，曹進則以所苦訴之。胡僧久而謂曰：「能以米汁注於其中，當自愈矣。」及寤，言於醫工。醫工曰：「米汁即泔，豈宜漬瘡哉！」遂令廣詢於人，莫有諭者。明日，忽有胡僧詣門乞食，因遽召入。而曹進中堂遙見，乃昨之所夢者也，即延之附近，告以危苦。胡僧曰：「何不灌以寒食餚？當知其神驗也。」曹進遂悟，餚為米汁。況所見復尚夢中，則取之，如法以點，應手清涼，頓減酸疼。其夜，其瘡稍癢，即令如前鑷之。鉗才及臉，鏃已突然而出。後傳藥，不旬日而瘥矣。吁，西方聖人，恩祐顯灼，乃若此之明徵乎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韋氏子

韋氏子有服儒而任於唐元和朝者，自幼宗儒，非儒不言，故以釋氏為胡法，非中國宜興。有二女，長適相裡氏，幼適胡氏。長夫執外舅之論，次夫則反之，常敬佛奉教，攻習其文字。其有不譯之字讀宜梵音者，則屈舌效之，久而益篤。及韋氏子寢疾，命其子曰：「我儒家之人，非先王之教不服。吾今死矣，慎勿為俗態，鑄釋飯僧，祈祐於胡神，負吾平生之心。」其子從之。既除服而胡氏妻死，凶問到相裡氏，以其婦臥疾，未果訃之。俄而疾殆，其家泣而環之，且屬纊焉。歎若鬼神扶持，驟能起坐，呼其婦曰：「妾季妹死已數月，何不相告？」因泣下嗚咽，其夫給之曰：「安得此事？賢妹微恙，近聞平復，荒惑之見，未可憑也。勿遽惆悵，今疾甚，且須將息。」又泣曰：「妾妹在此，自言今年十月死，甚有所見，命吾弟兄來，將傳示之。昨到地府西曹之中，聞高墉之內，冤楚叫悔之聲，若先君聲焉。觀其上則火光迸出，燄若風雷。求入禮覲，不可，因遙哭呼之。先君隨聲叫曰：『吾以平生謗佛，受苦彌切，無曉無夜，略無憩時，此中刑名，言說不及。惟有罄家回向，冥（明抄本「冥」作「竭」。）資撰福，可求萬一。輪劫而受，難希降減。但百刻之中，一刻暫息，亦可略舒氣耳。』妹雖宿罪不輕，以夫家積善，不墮地獄，即當上生天宮也。妾以君心若先君，亦當受數百年之責，然委形之後，且當神化為鳥。再七飯僧之時，可以來此。」其夫泣曰：「洪爐變化，物固有之。雀為蛤，蛇為雉，雉為鴿，鳩為鷹，田鼠為鴛，腐草為螢，人為虎、為猿、為魚、為鱉之類，史傳不絕。為鳥之說，豈敢深訝！然鳥群之來，數皆數十，何以認君之身而加敬乎？」曰：「尾底毛白者妾也。為妾謝世人，為不善者，明則有人誅，暗則有鬼誅，絲毫不差。因其所迷，隨迷受化，不見天寶之人多而今人寡乎！蓋為善者少，為惡者多。是以一廁之內，蟲豸萬計；一磚之下，螻蟻千萬。而昔之名城大邑，曠蕩無人；美地平原，目斷草莽，得非其驗乎！多謝世人，勉植善業。」言訖復臥，其夕遂卒。其為婦也，奉上敬，事夫順，為長慈，處下謙，故合門憐之，憫其芳年而變異物。無幼無長，泣以俟鳥。及期，鳥來者數十，唯一止於庭樹低枝，窺其姑之戶，悲鳴屈曲。若有所訴者，少長觀之，莫不嗚咽，徐驗其尾，果有二毛，白如霜雪。姑引其手而祝之曰：「吾新婦之將亡也，言當化為鳥而尾白。若真吾婦也，飛止吾手。」言畢，其鳥飛來，馴狎就食，若素養者，食畢而去。自是日來求食，人皆知之。數月之後，鳥亦不來。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僵僧

唐元和十三年，鄭滑節度使司空薛平、陳許節度使李光顏並准詔各就統所部兵自衛入討東平，抵濮陽南七里，駐軍焉。居人盡散，而村內有窳堵波者，中有僵僧，瞪目而坐，佛衣在身。以物觸之，登時塵散。眾爭集視，填咽累日。有許卒郝義曰：「焉有此事？」因此刀刺其心，如根上壤。義下塔不三四步，捧心大叫，一聲而絕。李公遂令標斃其事，瘞於其下。明日，陳卒毛清曰：「豈有此乎？昨者郝義因偶會耳。」即以刀環築去二齒。清下塔不三四步，捧頤大叫，一聲而絕。李公又令標其事，瘞於其下。自是無敢犯者。而軍人祈福乞靈，香火大集，往環三四里，人稠不得入焉。軍人以錢帛衣裝檀施，環一二里而滿焉。司空薛公因令軍卒之戰傷瘡重者，許其落籍居。不旬日，則又從軍東入，而所聚之財，為盜賊挈去，則無怪矣。至今刀瘡齒缺，分明猶在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雞卵

唐敬宗皇帝御歷，以天下無事。視政之餘，因廣浮屠教，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。及文宗嗣位，親閱萬機，思除其害於人者。曾顧左右曰：「自吾為天子，未能有補於人，今天下幸無兵革，吾將盡除害物者，使億兆之民，指今日為堯、舜之世足矣。有不能補化而蠹於物者，但言之。」左右或對曰：「獨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，而蠹於物亦甚，可以斥去。」於是文宗病之。始命有司，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，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。詔命將行，會尚食廚吏修御膳，以鼎烹雞卵。方燃火於其下，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。迫而聽之，乃群卵呼觀世音菩薩也，聲甚淒咽，似有所訴。尚食吏異之，具其事上聞。文宗命左右驗之，如尚食所奏。文帝歎曰：「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！」翌日，敕尚食吏無以雞卵為膳。因頒詔郡國，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許文度

高（「高」本作「岐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陽許文度，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，後以病熱，近月餘。一日臥於榻若沉醉狀，後數日始寤。初文度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，四望間，迥然無雞犬聲，且不知幾百里。其時天景曠晦，愁思如結。有黃袍者謂文度曰：「子無苦，夫壽之與夭，固有涯矣，雖聖人安能逃其數。」文度忽悟身已死，恐甚。又行十餘里，至一水，盡目無際，波若黑色，杳不知其深淺。黃衣人俱履水而去，獨文度懼不敢涉。已而有二金人，皆長五寸餘，奇光皎然，自水上來，黃衣者望見金人，沮色震栗，即辟易馳去，不敢偷視。二金人謂文度曰：「汝何為來地府中？我今挈汝歸生途，慎無恐。」文度懼稍解，因再拜謝之，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，俄望見里門，喜不勝。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，文度悸而醒，見妻子方泣於前，且奇且歎，而羸德不能運支體，故未暇語其事。後旬日，疾少間，策而步於庭。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，在佛舍下，即昔時夢中所見者。視其儀狀，無毫縷之異，心益奇之，始以其事告於妻。妻曰：「昨者以君病且亟，妾憂不解。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，由是棄寶元 鎮州鐵塔 涓濱釣者

具食祭之。自是君之苦亦瘳除，蓋其力也。」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，不食生牢，常閱佛書，因盡窮其指歸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玄法寺

長安安邑坊玄法寺者，本裡人張頻宅也。頻嘗供養一僧，念法華經為業，積十餘年。張門人譖僧通其婢，因以他事殺之。僧死後，合宅常聞經聲不絕。張尋知其冤，慚悔不及，因舍宅為寺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商居士

有商居士者，三河縣人。年七歲，能通佛氏書，裡人異之。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，有佛書數百編，手卷目閱，未嘗廢一日。從而師者百輩，往往獨游城邑，偕其行者。聞居士每運支體，壘然若戛玉之音，聽者奇之。或曰：「居士之骨。真鎖骨也，夫鎖骨連絡如蔓。故動搖之體，則有清越之聲，固其然矣。昔聞佛氏書言，佛身有舍利骨，菩薩之身有鎖骨，今商居士者，豈非菩薩乎！然輩俗之人，固不可辨也。」居士後年九十餘，一日，湯沐具冠帶，悉召門弟子會食，因告之曰：「吾年九十矣，今旦暮且死，汝當以火燼吾屍，慎無逆吾旨。」門弟子泣曰：「謹聽命。」是夕坐而卒。後三日，門弟子焚居士於野，及視其骨，果鎖骨也，支體連貫，若紉綴之狀，風一拂則纖韻徐引。於是裡人競施金錢，建一塔，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黃山瑞像

魯郡任城野黃山瑞像，蓋生於石，狀如胚混焉。昔有彩侶者，山中見像，因往祈禱，如願必得，由是遠近觀者數千人。知盜宮恐有奸起，因命石工破山石，輦瑞像，致之邑中大寺門樓下。於是邑人於寺建大齋，凡會數千人。齋畢眾散，日方午，忽然大風，黑雲覆寺，雲中火起，電擊門樓，飛兩河注。邑人驚曰：「門樓災矣。」先是僧造門樓，高百餘尺，未施丹腹，而樓勢東傾，以大木撐之，及雨止，樓已正矣。蓋鬼神以像故，而共扶持焉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馬子雲

涇縣尉馬子雲，為人數奇，以孝廉三任為涇縣尉，皆數月丁憂而去。在官日，充本郡租綱赴京。途由淮水，遇風船溺，凡沉官米萬斛，由是大被拘係。子雲在係，乃專心念佛，凡經五年。後遇赦得出，因逃於南陵山寺中，常一食齋。天寶十年，卒於涇縣。先謂人曰：「吾為人坎坷，遂精持內教。今西方業成，當往生安樂世界爾。」明日沐浴，衣新衣，端坐合掌。俄而異香滿戶，子雲喜曰：「化佛來矣，且迎吾行。」言訖而歿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雲花寺觀音

長安雲花寺有觀音堂，在寺西北隅。大中末，百姓屈岩患瘡且死，夢一菩薩摩其瘡曰：「我在雲花寺。」岩驚覺汗流，數日而愈。因詣寺尋檢，至聖畫堂，見菩薩，一如其睹。傾城百姓瞻禮。岩遂立社，建堂移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李舟

唐虔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：「釋迦生中國，設教如周孔；周孔生西方，設教如釋迦。天堂無則已，有則君子登；地獄無則已；有則小人入。」識者以為知言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惠原

沙門惠原，本姓春氏，義陽人也，少以弓弩為業。至武陵山，射一孕鹿。將死能言曰：「吾先身只殺汝，汝今遂並殺害我母子，既是緣對，應為汝死。」復向言曰：「吾尋當成佛也。汝可行善，生生代代，勿復結冤。」惠原即悟前緣，遂落髮於鹿死之處，而置迦藍，名耆闍窟山寺。王融別傳，言惠死後十年，有人於武當山下見之。（出《朗州圖經》）

延州婦人

昔延州有婦女，白皙頗有姿貌，年可二十四五。孤行城市，年少之子，悉與之游，狎昵薦枕，一無所卻。數年而歿，州人莫不悲惜，共醢喪具為之葬焉，以其無家，瘞於道左。大歷中，忽有胡僧自西域來，見墓，遂跌（明抄本「跌」作「敷」。）坐具，敬禮焚香，圍繞贊歎。數日，人見謂曰：「此一淫縱女子，人盡夫也，以其無屬，故瘞於此，和尚何敬耶？」僧曰：「非檀越所知，斯乃大聖，慈悲喜捨，世俗之欲，無不徇焉。此即鎖骨菩薩，順緣已盡，聖者云耳。不信即啟以驗之。」眾人即開墓，視遍身之骨，鉤結皆如鎖狀，果如僧言。州人異之，為設大齋，起塔焉。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鎮州鐵塔

唐天祐中，太原僧惠照因夢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鐵塔，特往訪之。至界上，為元戎王中令鎔所知，延在衙署供養。衙將任友義慮是鄰道諜人，或致不測，懇要詰而逐之。元戎始疑，惠具以尋塔為對。遽差於府南三十里訪之，果得相國寺古墓，掘其殿砌之前，得鐵塔，上刻三千人姓名，悉是見在常山將校親軍，唯任友義一人無名，乃知冥數前定。刻斯塔者，何神異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渭濱釣者

清渭之濱，民家之子，有好垂釣者。不農不商，以香餌為業，自壯及中年，所取不知其紀極。仍得任公子之術，多以油煎燕肉置於鐵鉤，其取鮮鱗如寄之於潭瀨，其家數口衣食，綸竿是賴。忽一日，垂釣於大涯峽，竟日無所得。將及日晏，忽引其獨繭，頗沉沉重。迤邐挽之，獲一銅佛像。既悶甚，擲之於潭心，遂移釣於別浦，亦無所得。移時，又牽出一銅佛。於是折其竿，斷其綸，終身不復其業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